

## 【底层行走】

□张刚

父亲做的炕桌，搭火车从老家大西北来济南安家了。这是应我的要求，赶在父亲衰老之前，还能拿动斧子刨子，做的最后一件家具。

父亲是个木匠，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，却自学成了木匠。他一辈子和刨子斧子锯子打交道，说不上心灵手巧，但活干得“实诚”，小到盛烧饼的盘子、中到桌椅板凳，大到五斗橱大立柜，无所不会，只要有家具图谱，他看着样子就可以做出来。

那些年流行“大立柜”，都是木头干透了，不变形了，才锯开，凿眼、榫装、打磨、刨光、上漆，至少半个月才能做成一件。母亲喜欢大立柜和炕柜，但父亲每做好一件，就拉到集上卖了以维持生计，自家反而没有置办，真是“能工巧匠自家空空荡荡”。

有一年年底，父亲终于下定决心要给自己做一件大立柜了，用最好的松木做框架，用最好的五合板做面板，厚重、结实，辛辛苦苦半个月终于做好了，打磨平整了，就剩最后一道上漆的工序了。父亲和母亲都说，这件无论如何也不卖了！结果有娘家的亲戚来串门，一眼就喜欢上，软磨硬泡半买半抢，不顾母亲反对，留下二百元工钱，把没有上漆的大立柜当场就给抬走了！这个春节，家里还是没添置上一件新家当。

后来直到我上了大学，有一年回家，终于看到自家的屋子配上了大立柜和炕柜了。

自古以来，乡下有给活着的老人准备棺材的习俗，就是怕人老了突然去世，来不及拾掇，得先准备着。做寿材也有很多讲究，家庭富裕的用柏木，而且要大棺套

## 【含英咀华】

□杨益

晚上那一段夜路，是一天中最妙的时光。

巷子很小，弄堂深远笔直，天光从窄窄的豁口压下来。所有的声音都微妙了，白天的工作已经结束，街上的行人稀而少，神态都显得从容舒缓。大家经过彼此的身边，都默不作声，只听得见那空灵悠长的声响，那是脚步划拉过平整的时光留下的。

弄堂黯淡而朦胧，巷子虽黑，夜却很清凉。沿街的店铺里，一家一家的，都抬出一个矮方桌，大家坐在马扎上，在月亮下围一个其乐融融的圆，吃一桌丰盛而廉价的家常菜，头上悬着一盏灯，往往是昏黄的，却也是动人的。

日光太明亮时，那一盏昏黄的灯并不觉得亮，但周围黑下来后，四周都静下来，唯有那一团昏黄的光，映照着一个家庭的酸甜苦辣，温暖着一天的疲惫劳作。小巷里喧嚷的人声渐远，灯光下，一个家庭宛若一幅雅致的小品画，呈现出一个

## 【青春思潮】

□吕旷达

窗外的世界，人们骑上共享单车，穿梭在晨曦中的城市绿道；乘上“复兴号”高铁，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；滑动手机屏幕，感受丝路驼铃与现代文明共同演绎的华彩篇章……这是我们亲切而又惊艳的土地，这是你我平凡却又精彩的生活。眸中，是全新的时代；脚下，是光明的旅途。

窗内的我，正在用功读书，拼命刷题，迎接高考；校园高大的白杨树，默默见证我的努力；天空小鸟的呢喃，无意间带走了我的疲倦；教室齐齐的书本翻动，仿佛枯燥课堂稍显灵动的旋律……这是我熟悉的生活，这是我必然的历程。心中，忐忑的是对未来小小的规划；笔下，流动的是文章、数理和青春岁月。在高三最后的冲刺路上，我畅游“题海”，我发现“绿洲”，我一次又一次地“毁灭”与“重生”。

窗外的世界是我的，因为我同属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，世界终究是属于我们的；窗内的生活是我的，因为这校园是世界的一角，高考的磨炼会让我领略竞

## 一张炕桌

小棺，家庭条件一般些的就用松木，条件再差的，就是其他杂木了。

父亲一般都会被请去做寿材，他的绝活里包含着挑选木头，他目光准，敲敲拍拍，就能看出松木里头的好孬，有些看上去粗壮的原木，心是空的，买了再锯开，卖家就不管了，这是行规，类似于当下的“赌石”，如果花了冤枉钱，可是一笔大开支，于是乡邻总是请父亲去挑选木头。

做寿材时老人经常会在旁边看着，这



是阴间的房子，老人更在意，而且不能有一丁点儿磕碰，父亲做得很仔细，严丝合缝，尺寸准确，父亲力气又大，几十斤重的棺盖，他两只手就能翻过来，久而久之，在四邻八乡就留下了好口碑。

邻村有个慈眉善目的老中医，大家都叫他金大夫，80岁那年是该准备寿材了，乡邻里木匠也有不少，但是金大夫指明了要父亲给他做，其他人做的他都看不上眼。那年我恰好把父亲接到了城里过春节，春节之前金大夫就隔三差五到我家里去打听父亲啥时回去，等不及了就催母亲赶紧打电话把父亲叫回去。刚过完春节，金大夫又到我家去催我母亲，而且一定要我父

## 最妙的时光

夜晚的宁静平和。

幸福需要远远地观望，才会有幸福的感觉，离得太近，便忘了那滋味。林夕笃信佛，擅长写词，他写过这样一个句子：“原来我非不快乐，只我一人未发觉。”越想便越觉得其中有一份深意在。那一个在一盏昏黄小灯下的家庭，白天也一定忙忙碌碌的，女人嗓子里汨汨地涌出来使不完的精力，男人的不耐烦里透出持久的坚韧。白日里，虽然天高云淡，日光明亮，虽然景色比夜晚的昏黄宏大得多、精致得多、鲜艳得多，但所有的景色全消磨进市井的吆喝与扯皮中了，快乐的时光，被太过渴望的欲望消逝了。只有等到天黑下来，人已累得筋疲力尽，连说话的嗓门也低下来了，一家子人的面容，才柔和温顺起来。只能在一份松弛的心情里享受这一份朦胧的、安宁的、昏黄的幸福。但这份幸福，一待第二天日出东方，便化为乌有了。

人在苦难中的黑暗中，艰难地走上几

## 窗内窗外

争的激烈与公平，会让我储备自信，笑对人生。窗外让我感动，外面的世界如此精彩，创新、创造时刻发生；窗内让我踏实，书中有通往梦想的路，这梦想，装点着校内校外的生活，串连着窗外窗内的世界。我梦想，顺利完成高考，走进象牙塔；我梦想，成就一身本领，让梦想照进现实，为窗外的世界增光添彩。

我梦想走在共建共享的路上。共享软件、共享汽车、共享民居等共享型资源已在不经意间悄然融入人们的生活。共享单车跻身中国新“四大发明”，共享经济领先欧美国家蓬勃发展。共享而不独占，共建而不霸道，这是君子之风，这是中华风度。孟子有云：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白居易感慨“乐人之乐，人亦乐其乐”，共享经济的运行模式使传统文化潜移默化成为现代文明。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。

我梦想生就一双科技的翅膀。中国的科技创新实力稳步提升，我们再也不用陶醉在“四大发明”的历史而不能自拔

亲在正月十五之前赶回去，要在正月十五当天破木开工，讨个好彩头。

哪里还找不到一个木匠呢？我不想让父亲回去，但父亲说：“人家让咱做，是抬举咱呢，赶紧订车票，不能耽误人家的事情。”乡俗说法，做寿材是真正的积阴德，父亲也愿意做这项工作。推辞不过，我只好把他送上回老家的火车。后来想想，我也替父亲感到高兴，他的手艺能得到乡邻的认可，说明他这辈子没白干，他自己都七十岁的人了，别人还愿意让他做寿材，这就是对他这辈子做人最大的褒奖。

父亲做了一辈子的木匠，唯一的优点就是实诚，体现在他的产品上，就是笨重。

别人用三合板，他用五合板，有些地方别人用钉子，他一定要用卯榫；别人上两道漆，他要上三道。炕桌的四条腿，他打磨成“虎爪”的样子。他打磨的虎爪也是一绝，这个本事好多徒弟都学不会，同样的位置画线同样的

位置打磨，为什么唯独他做出来的虎爪虎虎生威，带着庄严宝相？父亲自己也不知道，也许这就是几十年的功力使然，他的实诚使然吧。

甚至一度，他的家具太笨重了，在别人轻巧的产品前败下阵来，别人做两件三件，他才能做一件，同样的价格，轻巧面相好的卖得更快。但是时移易易，现在，厚重的结实的家具又引起人们的喜爱，父亲却老了做不动了。他这辈子的无数件家具，都是给别人做的，这件炕桌，不漂亮不美观，但朴素厚重，带着家乡的气息，也带着父亲永久的体温，这将是留给儿子永远的念想。

回，是比一辈子顺风顺水要好的，因为有一份黄昏后的温馨和幸福好期待，好享受，好留恋。小时候，有一支雪糕在手里，或者一支甜水冰棒也可，那种滋味不可言喻，最后余下的那一根雪糕棍，也遗留着奇妙的甘甜的口感，久久不忍弃之。现如今衣食无忧，却是什么山珍海味也无法吊起胃口了。

所以说，人总要有限度地活着，要有节制地爱着，这种限度和节制，使人生变得珍贵。电影《狼狗》里反复出现一个问句：“为什么给我有限的年轻和美，然后轰然倒塌？”因为那种年轻与美是轻浮的，就像片中女主角通过整容给了自己一张完美的脸，却给不了自己一颗不惧岁月的心。恰如晚上那一盏昏黄的灯光，人生需要的不是烟火，而是一份宠辱不惊、不惧岁月的心灯。

生命若有十分光亮，我只愿活出五分，其余的全给予黑暗，好深刻这五分的昏黄之美。

了，因为我们正在创造更多更新的“四大发明”。一批批“海归”响应国家百人计划、千人计划的号召“登陆”，一位位学界泰斗在这片土地上登峰而秀，屠呦呦已圆中国科技“诺奖”梦。有哲人言：“科学并非富于神秘色彩的号角，而是人们手中改造世界的工具。”比人还高的巨型稻，使杂交水稻之父“禾下乘凉”美梦成真；北斗、墨子、悟空、嫦娥，一个个中国古代的传说与神话，变成了代表当代世界重大科技创新的符号。

我的梦在远方，我的路在脚下。正如冰心所言：“成功之花，人们往往惊羡它现时的明艳，然而当初，它的芽儿却浸透了奋斗的泪泉。”我相信，有梦想，有机会，有奋斗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。抬起头来仰望天空，理想与信念依然如同旭日之升，皓月之恒；脚踏实地往前走，道路即便曲折，前途必定光明。“世之奇伟，瑰怪，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，而人之所罕至焉，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”

## 扫描二维码

## 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，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，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，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## 【行走风景】

## 夜步阳桥

□黄晨

很久没有享受乡村干净的夜色了，傍晚饭后，夜幕徐徐降临，我决定去附近的阳桥走一走。

阳桥究竟是不是叫阳桥已经不可考了，村子里的人发音带着无法翻译的土字，“羊”者有，“阳”者亦有。但我曾于某个清晨窥见阳桥于日出时发红耀眼的一角，便自作主张地为它命名为“阳桥”。

远远地，乡村夜市啧啧声吹串起声声吆喝，嘹亮地袭来。一些忽明忽暗的火光在桥上桥下轻盈地跃动，往往是桥上的正摇曳，水面上的影儿已被鱼尾搅碎。说来也怪，这里的鱼儿竟是不怕人的，常常是人在桥上热闹，它们在水里热闹。

我的脚步有些放缓了，水面上吹来的凉凉的夜风实在宜人。乡村里的风与它在城里的近亲不同，没有油烟味与塑料味，反而带着湿润的泥土味与清新的苇草味。

走近阳桥，顺手拨开吹到脸上的发丝，再摩挲一下手边阳桥的石刻。阳桥是座近代的拱形石桥，桥上刻的水纹连枝大都完整，只有极少处磨损得厉害，也许是小孩子常在这里做游戏的缘故。我用手指一点点摸索着手下的凹槽，尽管这雕刻的技巧完全不能与卢沟桥上的精雕细刻相比，但那质朴中的古拙反让我更清楚地知道，脚下的桥是供我通向河的彼岸的。这时，一个小孩子举着盏小花灯从我身边欢呼着跑过。这边，桥上的集市正喧腾，我一脚踏入，便找不见那小孩子的踪迹。

卖金鱼的小贩操着方言与同样操着方言的小小子们扯价。画糖画的老人胸有成竹，一勺糖浆不一会儿就成了孙悟空、玉兔与大大的“福”；几个老太太拉着小媳妇絮叨着什么新的贴花；年轻的母亲正低声训斥着哭闹的孩子。一声又一声的叫卖，一声又一声的絮语，一声又一声的哭与笑，构成了桥上的集市，也同样构成了世上的酸甜苦辣。我被人流拥着、推着，不知路地往前走，正如之前的十几年一样，被人拥着，推着，走走停停，走过每一个上坡与下坡。

等人流散去集市各处，我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下了桥，停在岸边的空地上，我随便找了棵粗大的垂柳树，坐下出神地望着夜幕中的阳桥，桥的另一端隐没在黑暗中。桥下的鱼儿偶然跳起“鲤跃龙门”，可都是打个水花便再难觅踪迹。倒是面前的柳枝在空中自在地你追我逐，那丝丝的碧绿似伊人多情的水袖，时时拂照我水中的倒影。夜间的风和河面的水汽氤氲着朦胧胧的虫鸣，依稀辨别出是蟋蟀与纺织娘的交响乐。不时有大团大团的雾气摔散在水面，笼罩着阳桥。夜色中的阳桥竟美过清晨时的它，好比残月比满月更能勾起人的遐思。

不能再坐下去了，站起身来，拍拍尘土，便慢慢地往前走，心中的怅惘却久久不歇。忽而觉出了四周寂静，桥上桥下的灯火全无踪迹，集市中人各自回家。远处一片漆黑，令人明了，原来村庄已然休息。享受着此刻的寂静，嗅着夜间露水的芬芳，脚下生寒而不觉。这世间的生魂入睡，我还在阳桥上游荡，与它致意，不失为一种乐趣，能有此行，幸甚至哉。